

幼若钟无艳，丑无双，无艳色。

凭三寸不烂之舌求一席之地，纵横权谋之术领战国风云。
不觉数年间，已美艳绝伦，无尽妖娆。

无盐妖娆

wuyan yaorao
无盐妖娆·林家成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无盐妖娆

无盐妖娆·林家成 著

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盐妖娆/林家成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399 - 3715 - 1
I. ①无…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3544 号

书 名 无盐妖娆 (上、下)

作 者 林家成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王 宇 李文峰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李文峰 司 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550 千字

印 张 39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715 - 1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穿成春秋一丑姬	1	第十章	学得阴阳声名扬	122
第二章	稚子无邪苦乐共	12	第十一章	姬五名显智者会	139
第三章	生存万难智慧现	23	第十二章	丑孙乐料事如神	159
第四章	两个无猜光芒露	33	第十三章	俊姬五功成名就	179
第五章	丰衣足食有妙才	47	第十四章	此心虽远拒无情	194
第六章	邯郸城中步步危	64	第十五章	楚王问鼎天下乱	213
第七章	姬郎美好生事端	79	第十六章	再见弱儿太惊心	230
第八章	孙乐聪慧解忧烦	96	第十七章	危机欢喜同加身	248
第九章	美人恩重难以拒	111	第十八章	她是纵横权谋客	267



目录

下册

第十九章	回楚路中多柔情	293
第二十章	四国犯楚弱王威	311
第二十一章	临危受命说客才	334
第二十二章	前身思楚楚兼机	356
第二十三章	情情纠缠心心乱	371
第二十四章	心心纠结两两断	395
第二十五章	再行纵横威名扬	416
第二十六章	田公原是女子身	431
第二十七章	孙乐如今是美人	448
第二十八章	两心相许攻如梦	463
第二十九章	再见姬姬非旧颜	482
第三十章	赵人倾国又孙乐	502
第三十一章	再见弱儿情何堪	515
第三十二章	大败赵人回楚国	528
第三十三章	弱王病重诸侯凌	541
第三十四章	纵横五国思退路	554
第三十五章	妙计乱秦解重围	570
第三十六章	拂衣归去乐逍遥	591

第一章 穿成春秋一丑姬



这是一种宛如清泉云霞的俊美，五官挺秀，眸如清水，眼角微微上挑，犹如桃花眼，给人有一种眉目传情的感觉。但他看人时，表情疏淡冷漠，让人可望而不可即。

孙乐如沐月华，痴痴地望着少年，心也怦怦地跳得飞快，一种似是喜悦，似是渴望，隐隐又带着甜蜜和酸楚的感觉涌上她的心头。

孙乐在一阵摇晃中醒来。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四面连同头顶都由麻布做成，只有她躺着的地方是一片木板。木板在摇，摇晃得很剧烈。孙乐眨了眨眼，看到一丝光亮从左侧麻布开的小洞中透进来。

我这是到了哪里？

她疑惑地想着，慢慢伸出手靠向那小洞。她的手刚一伸，整个人便怔住了。这不是她的手！出现在她视野中的是一只骨瘦如柴、透着青灰色的小手。天哪！这是谁的手？

孙乐一个激灵，整个人翻身而起，双手摸了摸脸，又看了看身体。这一看不打紧，她开始头脑晕眩，双眼紧闭：一定是幻觉！我怎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一定是做梦！

木板依旧在摇，外面咯吱咯吱地发出木轮滚动声。她正在不紧不慢地被载着前进。

这个梦可真奇怪，连声音也这么逼真！过了好一会儿，孙乐再次睁开眼来，然而看到的和刚才毫无二致。

头脑一阵嗡嗡空鸣，一个念头浮出了孙乐的脑海：难道说，我穿越了？

正在孙乐思绪乱如麻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外面传来，“爷，从哪道门进？”这个声音中透着一种卑怯和献媚。

一个居高临下的声音传来，“从第三道侧门吧。”

“诺，诺。”

听到这里，孙乐一凛，她连忙抛开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把手朝小洞处一掀，拉开了半边麻布。

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围墙，围墙全由巨大的石头构成，一眼望不到边。石头围墙外杂草林立，树木掩映。

而她自己所乘坐的是一辆牛车，一个三十来岁的削瘦汉子身穿麻衣坐在车夫的位置上，他的头发梳成髻，用一根木钗固定着。与削瘦汉子说话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略肥，身穿锦衣，约一米六，稀稀落落的头发由金钗固定在头上。他昂着头，那挤在肥肉间的小眼睛不屑地扫了车夫一眼便扬长而去。

天啊，难道我真的穿越了？

那中年人一走，孙乐便怯怯地开了口，“大叔，这是哪里？”语气中含着怯意。

那车夫回过头来看向孙乐。他眼小如豆，缺乏光泽，脸堆着层层叠叠的老皮，仿佛从来没有认真清洗过一样。车夫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怜悯，又夹杂着羡慕。“你醒来了啊？丫头，你这次可走大运了啊，你知道你昨天奋勇相救的人是谁吗？他可是姬府的五公子！五公子看你对他有救命之恩，决定纳你为他的第十八房小妾！这不，他们管家还派了一辆油光水亮的牛车来接你进门呢。”

轰！

孙乐耳中一阵嗡响！敢情她一觉醒来，不但穿越了，还成了某一位公子的十八个小妾中的一个？

“大叔，你刚才说我是去给五公子做第十八房小妾？”

“诺。丫头命真好啊，居然让五公子看中了。你进了姬府后，要是与五公子睡一两次，再生个胖小子，那就是真有大福气了。不过，这事有点难啊。”

孙乐听了，双眼发直，良久都说不出话来。

不一会儿，牛车摇摇晃晃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拱形门前，这拱形门很小，不到一米五，又很窄，人稍微高一点便得弯腰侧身才能通过。

“叱——”车夫一声长喝，把牛拉住后跳下了牛车。“丫头你进门吧，大叔送到这里便不能进去了。”

孙乐仍旧糊里糊涂，她望了望旁边杂草丛生的拱门，怯怯地说道：“大叔，我，我就进去啊？”

“诺。你跨了这道门便是姬府的人了。”

孙乐心中一急，她那怯怯的声音提高了些许，“大叔，我，我怕呢。”

“大叔是个贱民，这样的富贵地方是不能待久的，得赶紧把牛还给管家离开呢。丫头，你本来是个贱民，可要好好把握命运啊，要是碰巧五公子记得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啊。”

车夫说完，“叱——”地长喝一声，便拉着牛车向西侧门方向赶去。

孙乐站在拱门外久久没有动弹。从车夫的话中听来，她嫁给这个五公子做什么小妾，还真是天大的福气，是那五公子看在她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情况下给予的恩赐！

她看了看自己，身上是一身新麻衣，有点不合身，领口和袖口都很大。脚上是一双草鞋，露出来的几个脚趾透着青紫。

一阵风吹过来。这时节是八九月份，阳光普照，她却生生地打了一个寒战，整个人身子一软，差点坐倒在地。身体可真虚弱啊。

望着那道拱门，孙乐咬牙想道：管它呢，先进去再说，我长相丑陋，年幼体弱，想来那个五公子也不会有兴趣！

走进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小花园，三条碎石小路穿过花园，尽头是一座连一座的木屋。花园之中，四五个穿着麻布衣服的少女正一边说笑，一边织着麻布。麻草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叠。这几个少女都是十四五岁年纪，长相清秀。

看到孙乐进来，几个人都是一愣。她们打量了一下孙乐，几乎同时把眼光放在她麻布衣的襟口上，孙乐也顺着她们的目光看了一下，只见一簇牵牛花插在襟口。她刚才一直心神不定，居然没有发现。

几个少女表情错愕，皆是一脸不敢置信。

孙乐被几双目光灼灼地打量，不自在起来，正想找人问路的时候，只听一个清脆甜美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五哥哥，她是谁呀？长得这么丑，居然还在襟口上插了花？不会是你又弄了一个姬妾进来了吧？”

孙乐一听少女的话，连忙抬起头来顺声看去。这一看，不由双眼一直。

出现在左边碎石路上的是一个少年，约摸十五六岁，身材颇长而清瘦，披着白色锦衣，乌黑的头发用玉钗束在头顶。

他十分俊美。

这是一种宛如清泉云霞的俊美，五官挺秀，眸如清水，眼角微微上挑，犹如桃花眼，给人一种眉目传情的感觉。但他看人时，表情疏淡冷漠，让人可望而不可即。

孙乐如沐月华，痴痴地望着少年，心也怦怦地跳得飞快，一种似是喜悦，似是渴望，隐隐又带着甜蜜和酸楚的感觉涌上她的心头。

不对，这不是我的感觉！孙乐在痴慕中分出一缕神志，惊愕地想：不过是一个美少年而已！我在电视里见过无数，可这颗心怎跳得这么快？

对，这是这个身体的感觉！

这个时候，不只是孙乐，连那几个少女也都一样，一脸痴慕地仰望着少年。

少年听到那小女孩的话，也向孙乐看来。他一看到她那副眼神，顿时眉头微结，眼中生恶！

“五哥哥，她是不是你新纳的小妾啊？”女孩娇嗔的声音再次传来。

五公子扫了孙乐一眼，淡淡地说道：“不错，她正是我新纳的第十八房姬妾。阿福——”他清悦的声音提高了些许。

一阵脚步声传来，一个青年微喘着说道：“五公子，有何吩咐？”

五公子朝孙乐一指，淡淡地说道：“把她安顿一下。雪姝，我们走吧。”

阿福约二十四五岁，身材消瘦，脸色有点黄，一双眼珠微微外凸。

阿福躬着身，直等五公子走远后，才转过头来看向孙乐。

他这一看，也是满脸惊愕，不敢再看，收了目光道：“跟我来吧。”

孙乐低着头，连忙紧走几步，跟上了阿福。

孙乐本来便是孤儿出身，生长在农村，六岁后在政府的资助下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以全校第十名的成绩考上了本市第二中学。不过这时已不再有人资助于她，她只好放弃学业，来到城里在饭店打工。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一年，她一觉醒来就成了这么一个小女孩。

正在这时，一阵清笑声传来。

来的是五六个少女，其中有三个便是刚才织麻的少女。这些少女本来嘻嘻哈哈地闹得正欢，一看到孙乐，便止住了笑声。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少女长相清丽，浓眉大眼。她圆瞪杏眼，把孙乐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惊讶地说道：“这个丑丫头是谁呀？怎么她的襟口上也戴了一簇牵牛花？”

“七姬姐姐，她可是五公子新纳的十八姬呢。”

“啊？不可能！”七姬不敢置信。

“就是嘛，五公子才不会看中这么丑这么小的丫头呢！”另一个附和道。

“是真的，五公子亲口说的。”跟在一旁的阿福道。

此话一出，众女顿时哑口。

阿福膘了一眼众女，转头对孙乐道：“你从现在起就待在西院第五厢里，名字就叫十八姬，走吧。”

孙乐轻应了一声，跟在阿福的身后，跨进西院拱门，向里面走去。

孙乐不知，在这个世界中，地位低下的贱民是没有名字的。有名字的人都是有一点地位的人，而有了姓氏，那更是贵族的特征。她自己的这个身体，在原来的村落里大家也就是叫她丫头，丑丫头。

跨入西院，一连二十多幢的木屋出现在眼前，这些木屋每一幢都是独立的，幢和幢之间种着高大的榕树，以碎石路相连。

阿福带着她一直来到西院的尽头，这里只有一幢陈旧的小木屋，周围杂草丛生，连窗口都爬满了藤蔓。

“十八姬，这便是你以后居住的地方。西院里共住了五公子的十八个婢妾，数你最小，以后凡事自己小心。”阿福头一转，忙不迭地大步离开。

孙乐推开房门，发出一阵吱吱吱的刺耳摩擦声，接着一团灰尘扑面而来。她连忙捂住鼻子，可那灰尘还是呛入鼻中，使她连连咳嗽起来。

孙乐揉搓着眼睛，慢步踏入厚厚一层灰尘的木屋中。木屋共有四间房，里面空空如也，第一间是个偏房，靠里侧有个泥土炕，第二间属于堂房，中间摆着一张桌子，几把石凳，第三间是卧室，里面有一张木床、一个桌子。而第四间，则靠近后面的树木，位置有点偏，地方也有点小，里面有个大木桶，应该算是浴室吧。另外，在木屋的外面有一间小房子，里面有灶台和两个破陶碗。

她围着木屋转了一圈，最后，在前一幢木屋的侧后方发现了一个水井。

她的肚子正咕噜噜地叫个不停，本想去找人问一问吃饭的地方，可整个西院空荡荡

的，只有刚才进门的花园中发出一阵阵欢笑声，想来那些姐姐们都聚到一块去了。如果现在去问，难免又要招一顿嘲讽，还是等一会吧。

孙乐便忍着饥饿，打了一桶清水，准备把房间打扫一下。

可怜这个身体啊，十分的虚弱，一小桶水，她几乎是走一步休息一会，不过百米的距离，她竟休息了半个小时之久。

一个小时后，厨房终于干净了一些。

她擦去额上的汗水，又重回到井边，身体趴在井沿。水面很清澈，只有两片落叶漂浮着。她一伸头，一个面容便出现在清水中。

一看到水中出现的面容，孙乐脸色刷地变得雪白！

水面上是一个多么丑陋的丫头啊！瘦小干枯，头发枯黄，稀稀落落的，由一根木枝盘在头上。而脸呢，蜡黄晦暗，上面坑坑洼洼，小眼没有一点神采，唇角干裂生疮。

还真是丑啊！

望着井水中的倒影，孙乐整个人都呆了。刚才众人叫她丑丫头时，她还没有怎么放在心上，只是以为营养不良而气色不好，现在看来，这脸上的坑洼更像是从一生下来就有的。

这样一张脸，连她自己看了也心中犯堵，何况是别人，何况是玉树临风、状若明月的五公子？孙乐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五公子厌恶她的那副神情！她心中生疼，闷得发慌，伸手捂着胸口，慢慢地离了井水，双目无神地盯着茫茫天空，暗暗想：长得丑又怎么样？孙乐啊孙乐，你从来没有想过要靠别人生活，要得到别人的欢喜，长得丑又怎么样？你前世最穷最苦你也可以快乐地生活，这一世你也可以做得到！

她抿紧唇，放下捂在胸口的手，头也不回地转身向木屋走去。

她现在饿得胃中绞痛，只想弄点什么把它填满。她咬了咬牙，提步向小花园中走去。刚走了几步，她停下来，顺手取下胸襟上的牵牛花。以自己现在这副面孔，那个五公子愿意纳自己为十八房小妾，看来还真是为了报恩呢。

这个身子实在太虚了，走了几十步便双眼发黑，腿肚子发软，当她挨挨蹭蹭走到花园时，又花了不少时间。

孙乐抬头一瞅，花园中坐了十四五少女，这些少女或着布衣，或着麻衣，正在那里一边织着麻一边彼此取笑着。

孙乐扶住一棵白杨树，看着这些欢乐的少女们，脚步不由有点踌躇。

这时，七姬一抬头看到了孙乐，不由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她的笑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纷纷转头向孙乐看来。

其中一个浓眉少女好奇地问道：“七姬你看，好丑的丫头！”

七姬伸手捂着嘴，很是娇媚地说道：“嘻嘻，十二姬，你一定不知道这个丑丫头是谁！”

她慢慢站起身向孙乐走来，娇笑一阵后，才提高声音说道：“这位呀，她可是我们的十八姬！还是五公子亲自弄进来的呢！”

七姬又笑道：“我说十八姬啊，你为什么要取下那些花呢？那可是代表你新嫁娘的身

份啊。”

七姬凑近一看到她的脸，眼中便迅速地闪过一抹厌恶。

孙乐平静地对上七姬的双眼，轻声回道：“我救了五公子，他看我可怜才让我进府的。五公子是天神一样的人，他要喜欢也是喜欢像姐姐们这样的美人呢。”

听了孙乐的话，七姬嘴唇一扁，轻哼一声。孙乐低下头，声音谦卑地说道：“七姬姐姐，你能告诉我到哪里去吃饭吗？”

七姬瞟了她一眼，“别叫我姐姐，我可不想做你的姐姐！”说到这里，她看了看孙乐的小身板，摇了摇头叹道：“全身没有二两肉，也不知能活得几日。奚女，去给她弄点吃的。”吩咐完后，她对孙乐说道：“这院子里吃的穿的可都有份额的，你的那一份，去问问五公子吧。哟，看你这站不稳的样子，真是可怜，呸，今天我施舍你一顿饭吧。”说罢，她下巴一扬，极为傲慢地给了孙乐一个背影。

对着离开的七姬，孙乐微微一福，低声说道：“谢谢七姬。”她不要自己叫姐姐，也就没有必要叫了。

一双草鞋出现在孙乐的视野中，同时，一个不耐烦的声音传入她的耳中，“十八姬，这是我家姑娘赏给你的饭菜，你拿着吧。”说罢，一只发黑的陶碗硬塞到她的手中，里面盛着大半碗清粥，粥上漂着两片焦黄的青菜叶。

孙乐把陶碗握紧了，头也没抬地低声说道：“多谢姐姐。”

说罢，那人也不再多言，转身就走。

孙乐早就饿得头晕眼花了，跌跌撞撞地走到一个角落里，把碗朝嘴里一倒，狼吞虎咽起来。

顷刻间一碗粥便入了肚。一股暖流从胃中升起，她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现在刚过中午，她得继续寻找充饥的食物。她的木屋是处于西院的最后一间，后面有一片杂乱的树林，然后有一个两米高的围墙，围墙外面是山。或许山里头有野菜吧，她想。

孙乐搬来几块石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石头垒起，然后踩在石头上，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围墙，见四下无人，她坐在围墙上休息了一会，才小心地翻过去。

后山中杂草丛生，树木林立，而且没有路。

孙乐穿不惯草鞋，有好几次都被荆棘给挂着了。她咬了咬牙，继续向前面的山坡上爬去。

爬上山坡，透过杂草丛，隐隐可看到一条小溪蜿蜒而去。

又爬过一座小山坡后，孙乐双眼被一丛藤蔓给吸引住了：那是山药！那是好几十丛山药！一阵狂喜涌出她的心头，孙乐轻叫一声，手足并用，急急地向那山药丛中冲去。

就在他一屁股坐在山药藤上时，一个少年的声音传来：“你是谁？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孙乐回过头去。只见左侧的小山坡上，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少年有点瘦弱，一双乌黑的大眼珠正灵活地转动着，清秀得有点蜡黄的小脸上东一块西一块地沾着泥土。

少年一看到孙乐的脸，咧开嘴放声大笑，他蹦到孙乐的面前，用沾满了泥土的光足在她身上踢了一脚道：“丑八怪，快点给小爷起来问好！”

孙乐静静地瞟了少年一眼，慢慢站起身来。少年见她果然应声站起，更是得意地咧嘴笑个不停。

孙乐却看也不看少年一眼，重新蹲下身子看着这堆山药，兀自苦恼起来：没有铁器，这可怎么挖呀？

见孙乐不理自己，少年双眼骨碌碌地转动着，他看了一眼那山药藤，又看了一眼孙乐，指着她的小脸叫道：“哇，丑八怪，你真是丑八怪！”

少年的声音提得很高，好像要故意挑起孙乐的怒火。这时，一个老弱的嘶哑声传来，“弱儿，你在说谁呀？”

孙乐不由顺声转头看去。只见少年刚才跳出的山坡上，出现了一个六七十来岁的老头子。他佝偻着背，须发苍白。

老人抬起浑浊的老眼打量着孙乐，苍老的脸上露出很不自在的表情，“小丫头不要见怪，弱儿他只是调皮，是没有恶意的。”

老头颤巍巍地走到少年面前，蹲下身来道：“弱儿，你怎么不听爷爷的话，自己跑到山上来了？”

弱儿低下头，脏兮兮的小足在泥土地上拨弄着，却是一言不发。

老头叹了一口气，伸手摸着弱儿的头，摇了摇头不再追问。他转过头看向孙乐，笑道：“丫头，你在这里做什么？”

“老爷爷，我想把这种草根挖出来吃，可没有工具根本挖不动，老爷爷你有好法子吗？”

老头看了看山药藤，他有点诧异地说道：“这，这草根可以吃？”

孙乐大力地点着头，说道：“是啊，我以前就吃过，可好吃呢。”

老头想了一会，“铜器和铁器应该好挖，不过这些都看管得很紧，不能随便弄出来用。”听到这里，孙乐心中一凉：天啊，这是什么鬼地方？连铜器和铁器都被看管得很紧！

老头没有察觉到孙乐的不安，继续说道：“爷爷我那里倒是有两把石锄。只是太远了，丫头你明天来吧，明天叫弱儿带把石锄来帮你挖。”

居然还用石锄？孙乐双眼都直了。

看到她傻站着不说话，老头以为她心中焦急，打量着她瘦弱不堪的身体，徐徐地叹了一口气，“丫头不用急，你是不是肚子饿了？爷爷这里还有一块麻饼呢。”说罢，他伸手入怀，在那里窸窣窸窣地摸起来。

孙乐摇了摇头，低声说道：“我现在不饿，我只是得自己想法子弄到吃的。”

老头的动作停了下来，叹息道：“我明白了。丫头，只是你的身子实在太弱了。”他思索了一会，伸手又在怀中摸起来。

老头掏了半天，终于从怀中掏出一块竹片。老头眼睛有点昏花，他把竹片远远地放开，一边瞄着竹片一边说道：“丫头你不识字吧。爷爷这里有一个吐纳的法子。”

吐纳的法子？难道是那种可以修仙可以成为大侠的呼吸之法？孙乐的心开始怦怦地跳得飞快。

老头继续说道：“以前野兽横行，大家伙手中没有兵器。野兽一来不管是庄稼还是百姓都得倒霉，伏穷他老人家便发明了这个吐纳的法子给大家伙增强体力。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前年试着练了练，发现整个人都精神些了。呵呵，丫头你好好听着，爷爷我念给你听哦。”

孙乐听到这里，那激昂兴奋的心情如气球一样，叭的一声破了！

老头一念，她便觉得熟悉，她的前身早就熟背如流了！

老头不顾完全失去兴趣的孙乐，自顾自地把那二三十个字重复了三遍，这才小心翼翼地把竹片重新收到怀中。

孙乐见老头终于住了嘴，伸手揪着老头的袖子，讷讷地问道：“老爷爷，你能告诉我，这是哪个朝代么？”

老头找了一个土墩子坐下说了起来。这里的天子姓周，至今已延续了二十三代五百年了。在周天子治下，共有十几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都是第一任周天子分封的，到了现在已经有尾大不掉之势。

至于她现在所在的地方叫齐，齐侯是齐地的诸侯王。而她所在的姬府府主则是齐侯属下的二十几个城主之一。姬城主共有八子，五公子是他最为宠爱的三个儿子之一。

而老头叫扶老，是附近村中的长者。

扶老的故事一说起头便滔滔不绝，孙乐一边听，一边找个木枝挖起山药来。她就近捡了一些枯柴，借扶老的火石点着，把山药在附近的浅塘中洗干净，皮也不去，便堆到火中烤起来。

在烤着山药的时候，孙乐又向扶老要过那张竹片来，上面尽是隶书，这种字体她倒是识得一些。孙乐要扶老教她识字。孙乐有了前世的记忆，学起字来飞快。就在扶老连连感叹她的天赋时，山药烧熟了，一股清香扑鼻而来。

孙乐伸手拿起一根，剥开皮，露出里面白嫩滑腻的山药肉，恭恭敬敬地把它放在了扶老的面前，“扶老，您请用吧，不过这里面没有放盐，味道只是一般。”

扶老早就等不及了，他一手接过，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含糊地说道：“有得吃就行了，要盐可不容易。”

孙乐又撕了一条递给弱儿，最后才轮到她自己。她实在是饿了，中午喝的那点稀粥太少，又折腾了这么大半天，现在吃着这没有油盐的山药肉，直觉得满口生香。

山药足有三四斤，三人你一根我一根一会就解决了，全部吃完后，扶老还意犹未尽地叹了口气，“确实是好东西，一入肚整个人都舒服了。”他慢慢站起身来，牵着弱儿的手说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走了。”见弱儿还在瞅着孙乐，扶老笑道：“弱儿，你可以明天再来啊，小姐姐明天一定还会在这里的。”

弱儿被扶老牵着走了四五步后，忽然转过头来朝孙乐叫道：“喂，丑丫头，我明天再来找你玩哦。”他不等孙乐回答，便扯着爷爷的手蹦蹦跳跳地向山坡上爬去。

望着他们离开的身影，孙乐忽然记起一事：自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大半天，会不会惹下麻烦？

来到围墙处，她找了两块大石头码起，刚吃飽了山药，力气大了不少，那两米高的围墙她踩了几下，便翻骑了过去。

她缩手缩脚地来到自己的木屋后面，又竖耳听了听，在确定没有人后，她轻吁了一口气，蹑手蹑脚地回到木屋。

她虽然只走了这么远，可这个身体的底子实在太薄了，坐了好一会心脏还在怦怦乱跳，手脚发软。

我这么一副痨病鬼的样子！不行，身体好才是根本，我得加紧锻炼一下。她马上跑到侧房土床上，双脚盘起，双手合十，按照刚才扶老所说的吐纳之法冥想起来。

直过了半个小时，孙乐才睁开眼来。纵身跳下炕，孙乐揉着坐麻了的双脚嘀咕起来，“根本就没有感觉嘛。哎，我也太性急了，像这样的吐纳之法靠的就是年深月久坚持，我这么一下怎么会有效果呢？”

卧室窗户正对着东方，圆月的银辉虽淡，却还是清楚地透进房中。

我还可以打太极拳啊。她咬了咬牙，站在原地慢慢地打起太极拳来。二十四式太极拳，孙乐前身是经常练习的。这运动慢悠悠的，打起来不费力，打完之后却能让人出一身大汗，很适合她现在这副身体。孙乐在反复打了十来趟后，渐渐地摸出了门路。她再配上今天刚学的呼吸吐纳之法，整个人都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轻松而自在。本来练了这么久，早就应该疲惫不堪了，可她练到现在，身体不但不疲惫，反而越来越精神。

这一次，孙乐一直坚持到子夜时分，肚子开始咕噜噜地叫得欢了才停下动作，在井中打了一点井水胡乱冲了一个冷水澡后，爬到床上睡着了。

清晨，天地间一片澄澈，孙乐每吸起一口气，都感觉到鲜美清新。她又开始练起来。一直练到太阳东升，大家都起了床，孙乐才收回拳势。这次她足足练了三个小时，身体一点也没有感到疲惫，只有肚饿难耐。

孙乐熟门熟路地来到山上。当她快到山药丛中时，正好看到一个小孩孤零零的背影。是弱儿！

小男孩正蹲在山药丛中，有一下没一下地扯着藤蔓，那瘦弱的身影从背后看起来还真有几分可怜。

孙乐不知不觉中放慢了脚步。

她悄悄地走到弱儿的身后，从侧后方伸头朝他瞅去。

弱儿撅着嘴，长长的睫毛扑闪着，那小鼻子皱成一团，小嘴右上角上却沾着一团泥。不对，不止是小嘴上沾了泥，他的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也尽是泥土。那沾满泥土的样子配上他黑亮扑闪的大眼睛，倒颇有几分可爱。

孙乐心中一软，她放慢脚步，一直走到弱儿的身后，突然间她小手一伸，紧紧地捂

住小男孩的眼睛。

小男孩全身一绷。孙乐粗声粗气地问道：“猜一猜我是谁？”

她的声音一传出，小男孩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伸手把孙乐的双手一掰，稚气的声音中带了两分怒气，“丑八怪，你吓到我了！”

他这一声怒喝，倒有几分威势，把孙乐给骇了一跳。不知不觉中，她的双手已经松开了。

弱儿刷地回过头来盯着孙乐，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小脸上怒气腾腾，孙乐先是一惊，接着却差点笑出声来。原来小家伙鼻尖上沾着一点泥土，那泥土正随着他瞪眼的动作要掉不掉地摇晃着。

弱儿见到孙乐居然还在笑，当下火气更大了，他使劲地瞪着眼，努力地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更可怕。可是这样的表情配上那点泥土，哪里还有半分威势？

孙乐忍着笑，禁不住伸出手抚向他的小脸。弱儿脑袋一缩避开了来。孙乐的左手跟着伸出，两只手同时按上他的肩膀把他定在当地，弱儿紧张地瞪大眼，叫道：“你要干什么？”

他的叫声刚刚传出，声音便哑了火，孙乐的右手已摸上他的小脸。

伸出食指拭去他鼻尖上的泥土，孙乐手一侧，用掌心摸向他的左脸颊，再把那靠近耳垂处的泥土小心地拭去。

孙乐的动作温柔而细心，看向弱儿的表情中也淡淡地带着笑，这样的表情，这样的动作，弱儿这一生又哪里遇到过？一时之间，他只觉得眼前的丑丫头突然变成了记忆中的母亲。不知不觉中，弱儿已痴了。

孙乐小心地用手帮他擦着脸上的泥土，擦了一会后，她的手已经脏了，孙乐便把袖子扯出，再帮弱儿把剩下的泥土全部擦去。

不一会孙乐松开手，端详着弱儿的脸笑道：“好了，总算干净了。”

刚说到这里，她的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那叫声让孙乐的脸红了红，她冲着正朝自己翻着白眼的弱儿笑道：“我肚子饿了，你也饿了吧？我们来挖山药吃。”

挖好山药后，孙乐如昨天那样，用两块石头架在两旁，把陶锅放在中间，再用扶老留下来的火石把火打燃。

火焰腾腾地燃烧着，孙乐望着火苗发着呆。

弱儿坐在她的旁边，悄悄地打量着她。看了好一会后，他忽然说道：“丑八怪，要是你的脸上的坑坑洼洼都没有了，我就娶你为妻！”

孙乐正在出神，听到弱儿的话不由大吃一惊，她转过头对上弱儿晶亮的大眼睛，他的表情是那么认真，好像他刚才所说的话是想了很久后做出的决定。

孙乐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她冲着弱儿皱了皱鼻子，做了一个鬼脸，“那，是做你的正妻呢还是小妾？”

弱儿把头一昂，朗声说道：“当然是娶你做正妻，做小妾的话，你就算一直这么丑我也能纳的。”

说到这里，他看到孙乐忍俊不禁的模样，不由眼睛睁得老大，盯着她很认真地说道：

“其实我也不是嫌你丑，只是你如果做了我的正妻，那就会有很多人注意你的长相，会整天在我的耳边叽叽喳喳，所以你一定要变好看点我才能娶你做正妻。”

聆听这话，好似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样。

孙乐转过头来，背对着弱儿吐了吐舌头，龇牙咧嘴地笑了几声。这小家伙的表情实在太庄重了，她都不敢当着他的面发笑。

她顺了几口气，把笑意全部压下后才转过头面对着弱儿。她伸出手，朝弱儿的头上拍去，那手刚伸到一半，弱儿的大眼睛中便添了几分愠怒，他怒气冲冲地盯着她的手，那眼神仿佛在说：你有本事就拍拍我的脑袋试试？

弱儿一庄重起来，还真有点威严。孙乐暗中的一笑，那手拍上了他的肩膀，“那好，弱儿可要记住你说的话哦，姐姐会努力长得漂亮一点，到时脸上干净了就通知你来娶我。”

孙乐的声音中藏着笑意，眼睛都弯成一线了。

弱儿不满地轻哼了一声，转而严肃地点了点头，“我会留意你的，到时不用你来通知。”

“哈！”

孙乐又忍不住了，噗哧笑出声来。她刚一笑，弱儿的脸便是一拉。孙乐连忙转过头哇哇叫道：“哎哟，终于要熟了昵，好香啊。”

吃饱后，孙乐站起身来，她拍了拍圆滚滚的小肚子，说道：“弱儿，我要回去了。我走了哦。”

她一边挥手，一边沿着原路走回，弱儿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忽然提着嗓子叫道：“你明天还会来吗？”

“会呢。”孙乐的笑声远远地传来，“我在那里没饭吃，当然会来呀。”

也许是吃饱喝足了，孙乐走到围墙边只休息了一次。她来到昨天放好石头的地方，伸手一攀，便小心地踩着缝隙骑上了围墙。扑通一声，孙乐终于稳稳地落在了院子里。

她刚走出两步，一个女子的声音便从左边传来，“哟，快瞧瞧，才来了一天不到呢，就学会爬墙了，我说丑丫头，你好大的胆子啊！”女子的声音很清脆，也很响亮，远远地传了开去。

孙乐慢慢地回过头，对上了奚女清秀的脸。

奚女大步走到她面前，围着她转了一圈后，啧啧说道：“哟，哟，好好的新衣给你弄成这个样子了？鞋子也破了？你好个丑丫头，真看不出你人这么丑，胆子却不小啊。”

她一边说，一边伸手揪着孙乐的袖子朝院子中走去，“走，跟我去找各位姐姐评理！”

孙乐望着她紧紧地揪着自己的袖子的手，很想把它给甩下来。可是她不能这样做，奚女明显对她怀有敌意，她不能使得自己以后再也没有安宁之日。

奚女重重地扯了几下，却没有扯动孙乐，不由转过头来怒道：“怎么，你敢不去？”她的话音一落，便看到孙乐的眼睛中泪花滚动。

第二章

稚子无邪苦乐共



她这话一说，弱儿又是哇哇大哭起来。孙乐紧紧地抱着他。也不知过了多久，弱儿的抽噎声慢慢平息下来。他伏在孙乐的怀中睡着了。

孙乐低下头，望着他黑黑的眼圈，把他紧紧地搂在怀中，低低地说道：“弱儿，我们相依为命吧！”

孙乐抿着唇，泪水滚动着，一脸无助地瞅着奚女，期期艾艾地说道：“奚女姐姐，我不是故意的。”

奚女头一扬，又准备喝骂她时，孙乐已低声泣道：“奚女姐姐，你长得这么美，又这么聪明，只要是男人就会喜欢你。我很羡慕姐姐，我想像姐姐一样，长得像花儿一样，便偷偷地跑到外面挖些草根来吃，姐姐，你别说出去好不好？”

天下的女人，又有哪一个不喜欢被人赞美的？她瞅着孙乐，这个刚才还让她看了就恶心的丑八怪，一下子变得顺眼多了。

奚女松开揪着孙乐的手，头一昂，声音放低了许多，“那，你也是一个可怜人……”她的话刚说到这里，外面一阵脚步声传来，同时传来七姬的声音，“奚女，发生什么事了？”

奚女一怔，她马上提高声音说道：“七姬姐姐，我抓到十八姬了，她好大的胆子，才来两天，就敢翻墙到外面去呢。”奚女一边说，一边转过头对着孙乐喝道：“十八姬，你有话还是对姐姐们解释吧。”说罢，揪着她的袖子便向前面拖。

孙乐轻轻地挣开奚女的手，低下头说道：“不劳姐姐带路，我自己走吧。”

院子中，七姬和三四个清丽的少女正聊着天。七姬转头向最中间的一个二十来岁、圆脸丰润的少妇说道：“三姬姐姐，十八姬胆子可真是不小啊，才两天不到她就敢偷溜出府。她这是还小，还不至于偷汉子。可要是长大了还这样，那姬府的面子可就丢光了。你说这事怎么处理的好？”

孙乐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足尖，暗暗心惊。

三姬看向孙乐，皱了皱眉头，迟疑一会，说道：“这事确实有点严重，来人啊，去叫陈副管家过来一下。”

“诺。”奚女应声就走。